

8月到9月之间,中国空军接连与泰国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与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与阿联酋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训,分别深入东南亚热带季风地区、中东干热沙尘环境,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中国空军的全域作战能力得以全面展示。
□中国之声 文/图

近距离观察幻影2000-9

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通过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可以近距离接触幻影2000-9这款经典西方战机。

傅前哨指出,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0-9,这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0-9在幻影20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有一定提高。双方进行联训,可以近距离地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一架战机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

傅前哨表示,这次阿联酋派出的C-17是美国研制的一款运输机,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七八十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

国产无人作战体系是亮点

联合空战训练,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傅前哨表示,派出这么多作战飞机参与这些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性能。除了有人驾驶的战机外,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

淬炼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能力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

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前哨认为,跨国跨洲演训,就是要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傅前哨表示,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埃及进行联训,整个跨度有几千公里,充分显示了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另外演习场所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跟国内也不一样。这样的联合训练可以大幅度地提升中国空军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和掌握不同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情况。

成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出海

第二届埃及航展9月8日至10日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装备亮相。在航展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空警-500、歼-16、运油-20A和直-20K整齐列阵。这四型装备全部为中国自主研发,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这也是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军事评论员宋晓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宋晓军表示,这次跨洲际远距离部署多用途、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机动,它是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跨洲际的体系化展示,给世界非常强的震撼,也给很多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是武器装备进口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空中力量成体系的选择。

接连参加三场联训

中国战机展现全域作战能力



©-17投送

幻影2000-9

阿联酋空军装备的法制F-16E/F战斗机

歼-16双机编队空中加油

日本连环军演意欲何为

9月9日,日本战机首次飞抵印度本土,参加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而此前两天,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演习和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先后在日本及周边地区启动。日本如此高频、大范围地参演,折射出怎样的军事图谋? □常欣 文/图



F-2A战斗机

日本首次向印度派遣3架F-2A战斗机

当地时间9月9日,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在印度焦特布尔空军基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1日。印度参演机型为“光辉”、苏-30 MKI、“阵风”等多款一线作战飞机,日本参演机型为3架F-2A战斗机,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日印“勇士守护者”联合演习始于2023年,首次演练在日本百里基地举行,当时是印度空军苏-30MKI首次降落在日本领土。而这一次,轮到日本成建制派出战斗机与约110名人员飞赴印度,日印战机联训



美军士兵在演习中搭乘日本陆上自卫队CH-47“支奴干”运输直升机快速机动

由此完成“双向落地”。日本和印度都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训练合作达成共识。

对此,军事评论员曹卫东分析指出,日本这次派出3架F-2A战机赴印度进行所谓的联合训练。这次飞行经过了中途停靠加油,并且通过空中加油才飞到印度。日本是一个战败国,他的防卫政策

应该是专守防卫,而现在却把飞机开到了印度,搞所谓的军事演习和训练,这就在现实上全面突破了“专守防卫”的束缚。日本正是通过和印度这样的演习,把自己的军事触角、进攻性能力在事实上进行了提升。

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除了与印度联合演习,9月7日,日本、美国和韩国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演习持续至11日。

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P-1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舰艇、战斗机 etc 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

日美澳“东方之盾”启动再现“堤丰”和“海马斯”

9月8日,日美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到24日。日美澳三国此次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相关报道显示,日美澳作战兵力将在东海,集结战舰、战机,建立联合打击体系和海上反导阵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海上自卫队鹿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至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堤丰”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按计划,演习结束后,“堤丰”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对于这次联合演习,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指出,日方已被明确告知,在俄远东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绝对不可接受”。她还指出,如果美国以演习为幌子在日本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俄方将对此给予回应。

曹卫东指出,表面上看,这种演习好像

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在进行联合的防卫性演习,但事实上,它有很强的进攻意识。日本正是利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来发挥他自己的进攻性能力,推进自身军事化建设。因此,这样的演习只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威胁,只会引发地区的军备竞赛和国家间相互的不信任。

朝鲜:美日韩三角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

针对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近日发表谈话称,美日韩三角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坚强、更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

曹卫东表示,日本很显然是想通过这样的联合演习,为美国的所谓“亚太战略”当“马前卒”。他要利用这样的演习,使自己军事化的进度进一步推进。日本现在把自己的导弹驱逐舰“鸟海”号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后续的其他驱逐舰也要加装这样的导弹。很显然,他的海上远海作战能力和进攻能力会进一步加强。美国再把“堤丰”系统,也就是陆基的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先进的防空导弹,结合在一起部署在日本,那就大大加强了日本进攻性的能力,以及所谓的“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韩国寻求下一代战斗机方案

研究周期14个月

根据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设计方案上,韩国明确提出采用无尾布局、内置弹舱、多频段低可探测性等要求,并确定配装两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以实现无加力状态下的超声速巡航。招标文件要求承包方参考美国F-47、英日意“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CAP)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明确韩国下一代战斗机作战半径、飞行速度、隐身水平及电子战能力等关键指标。

今年7月,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曾在大田举行的技术会议上公开一款六代机设计方案。该方案采用双发、无尾、鸭翼布局,主翼为双三角翼构型,设计重点强调全向隐身性能。据称,该机参考美制F-22战斗机,共设3个内置弹舱。机腹中央弹舱可容纳至少4枚欧洲“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机身前

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引发外界关注。

部两侧各设1个弹舱,分别携带1枚IRIS-T近距格斗空空导弹。据公开资料推算,该机长约16米、翼展约11米,尺寸小于欧美国家正在发展的同类大型平台。

据悉,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已于2025年11月启动全尺寸隐身验证机研制计划,目标在4年内制造一架技术验证机,重点验证无尾布局气动特性、飞行控制技术 & 隐身性能。该计划与此次概念研究同步推进,被视为验证相关技术的另一条途径。

基于两方面考量

分析认为,韩国启动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



韩国下一代战斗机概念图(郭芳)

一方面,现役机队面临更新压力。韩国空军保有约160架F-16与KF-16战斗机,部分机龄已超30年,预计将从2030年起陆续退役。尽管韩国军方计划将改进型KF-16战斗机退役时间延长至2038年前后,但现代先进战斗机从需求论证、系统

开发到试飞定型,周期通常超过10年。据此推算,相关前期研究须在现阶段展开,否则将面临新老装备断档风险。

另一方面,维持航空研制连续性。今年7月,KF-21战斗机结束系统开发,首架量产机计划于下年底交付韩国空军,KF-21

项目收尾后,若不在新项目上接续投入,气动、隐身、飞行控制等专业团队存在流失风险,部分试验设施与供应链亦可能闲置。在此阶段启动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有助于维持人才队伍、延续技术研发链条,为后续可能的正式立项保留产业基础。

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韩国下一代战斗机研发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最大瓶颈在于航空发动机技术。长期以来,发动机一直是韩国国防工业的短板,KF-21战斗机虽实现机体自主研制,但仍需引进美国通用电气的F414发动机。

据韩国航空业界消息,韩国已将国产发动机研制列为首要任务,目标是研发一款无加力推力达到1.6万磅级的国产发动机。

不过,航空发动机研发技术门槛极高,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和漫长的验证周期。韩国能否在预定时间内突破这一关键技术壁垒,仍是未知数。(何磊)